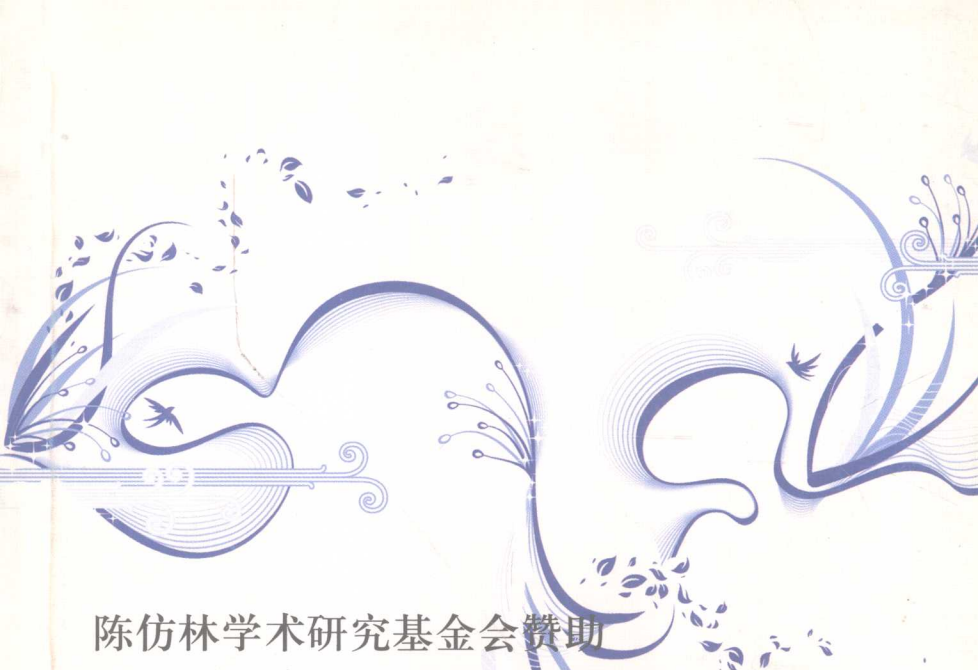




陈仿林学术研究基金会赞助

说文学研究

SHUOWENXUE YANJIU 第三辑

向光忠 / 主编

江西出版集团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陈仿林学术研究基金会赞助

南开大学中国文字研究院主办

说文学研究

SHUOWENXUE YANJIU



向光忠 / 主编

江西出版集团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说文学研究. 第3辑/南开大学中国文字学研究中心编.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6
ISBN 978-7-5392-4904-9

I. 说… II. 南… III. ①汉字—古文字学—文集②说文
解字—文集 IV. H16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4934 号

说文学研究(第三辑)

向光忠 主编

江西出版集团·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jxeph.com>

E-mail: jxeph@public.nc.jx.cn

(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330008)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4.75 印张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2-4904-9 定价:36.00 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

电话:0791-6710427(江西教育出版社产品制作部)

《说文学研究》编辑委员会

学术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又辛 齐冲天 李玲璞

邹晓丽 经本植 祝鸿熹

唐作藩

编辑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业馨 向光忠 何 添

何乐士 杨 琳 张生汉

费锦昌 龚嘉镇 舒 怀

主 委：何 添

主 持：张生汉

主 编：向光忠

目 录

释疑补阙考证精 究理探源观点新

——第三届中国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黎千驹 1

说文学基础研究刍议

宋均芬 胡永鹏 23

汉字研究的历史探索

龚家镇 26

一部锐意创新的成功之作

——读张其昀的《汉字学基础》

卞觉非 33

银雀山汉简中《说文》未收之秦汉字

张显成 39

《说文》无声字多义小释

何 添 57

大徐本《说文(言部)》订误举例

张生汉 84

《说文》释义新考

王贵元 92

《说文》霁霁字际关系考释

李义海 97

《说文》水名句读及“连篆读”的体例问题

吕永进 106

《说文解字》“某与某同意”浅析

李冬英 148

猥·家室·从段声字

——家室字深层信息解读

黄巽斋 156

据《字林》校《说文》摭谈

鲁一帆 165

《原本玉篇残卷》校理《说文》例说

徐前师 178

略论《说文解字系传》中的原创性阐释

古敬恒 188

潘奕隼《说文解字通正》研究

胡永鹏 198

从王筠释“六书”的局限谈结构一功能分析法

——读王筠《说文释例》

陈淑梅 232

试论“僧伽”与“僧”	金子真也 245
从两个未刊本看丁宴的《说文》研究	赵 铮 252
文字成素之相应机制与参错歧象	向光忠 265
宋元明及清代六书研究述评	黎千驹 289
“六书”不是四体二用	陈秉新 324
汉字两书论	孟 华 337
许慎转注论	魏清源 354
从“取譬相成”的“譬”看古形声字	
确定声符音值的标准	邹晓丽 李 彤 369
形声字的表词特点三则	孙宏吉 375
《说文》小篆形声字形符声符位置的分布规律	孔祥卿 380
汉字形体更迭	赵伯义 402
汉魏六朝碑刻中的汉字形旁类化问题	毛远明 412
新版《辞海》的归部研究	陈 燕 427
《现代汉语词典》字头的几点分析	魏 励 438
论词源结构中的文化蕴涵	袁健惠 451
第三届中国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纪略	易 平 458
为学勤奋 为人方正 为友挚诚	
——同门雅旧何乐士君缅怀	向光忠 460

《说文学研究》是一本论文汇集,因此,我们保留了作者的写作风格与学术表达的个性特色

——编者

释疑补阙考证精 究理探源观点新

——第三届中国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黎千驹

南开大学与河南大学协同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8月19日至22日在河南大学召开。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韩国、日本的六十余位文字学专家学者聚集古都开封,就文字学和说文学领域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探讨。有的学者提交了两篇或三篇论文,有的学者因故未能莅会,也寄来了论文。从论文的内容来看,文字学方面的论文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有:或探讨远古汉字及文字的形成,如:张其昀《试说甲骨文之前的远古汉字》、朱彦民《甲骨文字的来源及其形成路线探索》、连登岗《关于汉字起因的再认识》;或考释甲骨文,如:向光忠《甲骨文祀奉概称释析》、黄青、黄巽斋《对〈甲骨文字典〉曰、舌、言、音、告、今、令等字解字析形的辨诂》、郑慧生《天上的汉字》、蔡英杰《释辛——兼论商族的起源神话》、孙中运《释“出”、“亡”》、方敏《“去”字释义补说》;或考释金文及其他有关问题的,如:张振林《“𠂔狄不享”、“𠂔襄不廷”与“率襄不廷方”新解——兼释𠂔、𠂔二字》、黄文杰《汉代金文考释(八则)》、龚嘉镇《论周爵五等制及其在东周的紊乱》;或研究简帛文字,如:张显成《银雀山汉简中〈说文〉未收之秦汉字》、张新俊《释新蔡楚简中的“奈(崇)”字》、柯佩君《读〈竞建内之〉、〈鲍叔牙与隰朋之谏〉札

记》、(韩)洪英熙《居延汉简草书的书写特点》;或探讨汉字文化,如:张其昀《汉字的文化解读》、黄青、黄巽斋《猥·家室·从段声字——家室字深层信息解读》;或研究俗字,如:李文珠《从〈慧琳音义〉与〈干禄字书〉收字比较看慧琳的俗字观》、金克中、周作菊《〈祖堂集〉俗字校误》、韩小荆《以〈可洪音义〉补大型字书未收俗字》、吕永进《隐语行话中的俗字观念例解》、高婉瑜《俗写字简化现象的认知基础——以台湾护专生的作业为例》;或探讨文字形体及其演变,如: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中的汉字形旁类化问题》、韩伟《“字求异形”研究及其逻辑思考》、陈淑梅《汉字演变过程中构形元素的演变》、赵伯义《汉字形体更迭》、师玉梅《由“冑”字看汉语的缓读分化》、喻遂生《纳西东巴文形近字、同形字释例》;或探讨外来文化与汉字,如:(日)陈谦臣《中日比较文字学》、(日)金子真也《试论“僧伽”与“僧”》、(韩)李镜淑《对〈说文解字〉收录字与〈高丽大藏经异体字典〉收录字的比较》、徐时仪《〈一切经音义〉所释佛经用字考探》;或探讨汉字应用与词典编纂,如:王铁琨《当前语言文字标准化信息化工作》、祝鸿熹《审稿校字札记》、杨尚贵《试论汉字的用法及动态性质》、陈双新《人名用字问题的讨论与思考》、陈燕《新版〈辞海〉的归部研究》、魏励《〈现代汉语词典〉字头的几点分析》。

说文学方面的论文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有:或对《说文》本体进行研究,如:何添《〈说文〉无声字多义小释》、张生汉《大徐本〈说文(言部)〉订误举例》、邹晓丽、李彤《从“取譬相成”的“譬”看古形声字确定声符音值的标准》、孙宏吉《形声字的表词特点三则》、孔祥卿《〈说文〉小篆形声字形符声符位置的分布规律》、吕永进《〈说文〉水名句读及“连篆读”的体例问题》、李冬英《〈说文解字〉“某与某同意”》、张儒《“与”、“牙”同字说》、王贵元《〈说文〉释义新考》、曾钢城、曾小鹏《“指事”新解(续)——释上、丁》、李义海《〈说文》

霁霁字际关系考释》、金岷彬《解读〈说文〉里的两个形近字——关于古代造纸术的讨论之一》、孟华《汉字两书论》、魏清源《许慎转注论》、陈燕《〈说文解字〉文一部首的研究》；或对《说文》客体进行研究，如鲁一帆《据〈字林〉校〈说文〉摭谈》、徐前师《原本玉篇残卷校理〈说文〉例说》、古敬恒《略论〈说文解字系传〉中的原创性阐释》、张生汉《试论唐五代韵书所引〈说文〉材料的价值》、胡永鹏《潘奕隽〈说文解字通正〉研究》、陈淑梅《从王筠释“六书”的局限谈结构—功能分析法——读王筠〈说文释例〉》、赵铮《从两个未刊本看丁晏的〈说文〉研究》、杜丽荣、邵文利《〈初学记〉引〈说文〉考》；或对说文学史进行研究，如：黎千驹《宋元明及清代六书研究述评》、《宋元明清时期〈说文〉词义研究述评》；或探讨说文学学科建设，如：向光忠《关于〈说文〉学的现代化研究》、宋均芬、胡永鹏《说文学基础研究刍议》。

另外，还有建立文献数据库的研究，如：庄德明《如何利用风格码解决古汉字的编码问题》、（韩）姜允玉《论出土儒家文献治理与数据库应用方案》。

中国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每两年举办一次，从2001年到2006年已成功举办了三届。虽然每届会议都是以研究文字学和说文学为主要内容，但是每届会议都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色。此所谓“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本届研讨会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学术创新上，具体表现为“释疑补阙考证精，究理探源观点新”两个方面。

一、释疑补阙考证精

从学术研究现状来看，无论是甲骨文、金文考释，还是简帛文字研究，抑或是《说文》字形字义的研究，都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仍然存在某些虽已考释但尚存疑问而有待商榷或进一步阐

发的地方,亦存在某些长期阙如而有待学者补正的地方。与会专家学者在释疑义和补阙漏两方面皆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其考证之精当,既展现了研究者深厚的学养,又体现了学者们实事求是的学风,从而也就彰显了本届学术研讨会学术创新的实绩。

(一)关于甲骨文研究 向光忠《甲骨文祀奉概称释析》,考释了甲骨文中与祭祀密切相关的一组文字。一是将甲骨文𠄎、𠄎、𠄎、𠄎与古金文拟作“𠄎”或“𠄎”,不取诸家释“典”之说。通过析形讨源,追溯语词派生规律,解析文字滋生法则,参酌殷代祭祀文化,印证卜辞、铭文、经籍,视为“典”之分化字,而非成说之示名物义者,乃引申之示行为义者,即秦篆之“𠄎”,隶变之“𠄎”,楷化之“𠄎”,义指“手举典册主持祀奉”。卜辞“工𠄎”(“工𠄎”)连文,“工”为“官”,指充任主祭者,“工𠄎”谓“主祭之工官主持进奉册典祭告神祖”;二是将甲骨文𠄎、𠄎、𠄎隶定为“𠄎”,乃示名物义的“典”之异构,专指祀奉之典册;三是将甲骨文𠄎隶定为“𠄎”,即篆文之“𠄎”,此指奉册祝告神灵先祖。四是将甲骨文𠄎、𠄎、𠄎、𠄎视为篆文𠄎,释为“登”,义指“进奉”,或指祭名。世传经传则假借“登”或“烝”或“蒸”示之。

基于上述考释审辨,进而诂索解析关于祝文之属(“册”——“典”——“𠄎”[𠄎]、“𠄎”[典]、“𠄎”[𠄎])的指称,关于珍供之属(“工”[𠄎]——“貢”)的指称,关于牺牲之属(“𠄎”[𠄎、𠄎]——“獻”)的指称之沿革形迹,以窥见殷祀文化之一斑。

更为可贵的是,作者通过释析卜辞祀奉文字,修正成说,作出新解,进而深入探讨了古文字考释之切实途径:(1)运用语言文字学的科学原理与科学方法,依循语词与文字的滋生规律与结构法则;(2)联系古代社会历史,参酌相关文化背景;(3)结合出土文献与传世经籍,交相映现而互为印证。这样一来,既丰富和完善了古文字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又使得自己的考释既有翔实的资料作

佐证,又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从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黄青、黄巽斋《对〈甲骨文字典〉曰、舌、言、音、告、今、令等字解字析形的辨诂》,认为《甲骨文字典》对“曰、舌、言、音、告、今、令”等字解字析形,均以古之振木铎行令为社会背景释之,令人犯疑。《说文》总结并系统化了汉以前古人对汉字认知的丰富成果,是我们研读古籍和认知古文字的重要阶梯。对《说文》说解合理的部分,绝不应轻易地加以否定。该文即参酌《说文》并结合其它旁证,对“曰、舌、言、音、告、今、令”等字加以解释。他们的另一篇论文《猓·家室·从段声字——家室字深层信息解读》,则挖掘和阐发了家室字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其主要内容是:(1)猓为牡豕,引申为凡雄性之称。进而以猓比况、指称男子;(2)家的初义乃今之丈夫;(3)《说文》中从段声字,有训大义、赤色义者,并为猓声之借,分别用猓不同的义。

郑慧生《天上的汉字》认为星座文字也算是一种文字。我国人民在商代之前,对天文现象已有了较为系统的观察。他们根据天上星座的形象图案,给这些星座起了相应的名字,像斗的星,名斗;像井的星,名井……汉字中的斗字、井字、危字、毕字都源于这些同名的星宿形象,“斗”字的本义是勺子;“井”即阱的初文,表示狩猎用的陷阱;“危”本义为盖屋,是高高的尚未盖好的屋顶;“毕”为捕鸟之长柄小网,加“今”声而为禽,加手又为“擒”。

蔡英杰《释辛——兼论商族的起源神话》对甲骨文“辛”字进行考释,就其形义解读,认为“辛”字实为心宿的象形,并探讨了辛与商族的起源神话,指出由于辛是商人崇拜的心宿,所以具有神性的事物,商人习惯加上辛字作为标志,龙、凤等字都是如此。因为大火星主生杀,所以辛字也与刑杀之义有关,“宰、辜、臯(罪)”等与刑杀有关的字皆从辛,盖因于此。

方敏《“去”字释义补说》认为关于“去”字,前人时哲众说纷

纭,根本原因在于对“去”字的初期形体构造及形体演变理解不一致。汉字中有大量同形字,这些同形字负载了互不相关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系统。“去”字兼有两个互不相关的词义系统:一是“离去”,二是“藏去”。该文从“去”的形体构造、部分“去”系字的音义关系入手,补充解说了“去”字的意义。

(二)关于金文研究 逯盘铭文中“方(𠄎)狄不享”和“方(𠄎)襄不廷”两句,学者普遍读“狄”为剔,作动词,训作治理或剔除;读“襄”为怀,作动词,训作怀柔、安抚;将“不享”解释为不祭祀或不进献、不服从的邦国;将“不廷”解释为不来朝觐见、不臣事周邦的方国;而对“方”的训释则有两派,一派认为作时间副词训“方始”,一派认为作范围副词训“广大”、“徧”。有的学者注意到这两个“方”(𠄎)字,与同铭另外五处的“方”(方)字写法不同,必有特殊意义;一派认为此为方旁字,可假为溥、普,有广大、普遍义,另一派认为此𠄎字仍读方但有贬义,专用于不服从的方国。也有学者把“方狄”、“方襄”当作逆序名词读,以前者为“狄方”,后者为“襄方”即“鬼方”,以“不享”、“不廷”为该两句的谓语。张振林《“𠄎狄不享”、“𠄎襄不廷”与“率襄不廷方”新解——兼释、𠄎、方二字》,提出了新的见解。该文据盘铭文意,认为“方狄”应读为“旁狄”,是“辟”的缓读,“方襄”应读为“旁襄”,是“败”的缓读;“辟不享”、“败不廷”乃器主赞颂先祖辅佐周王定天下的功绩,因颂词多用四、六字句,故将这两个重要的单音节动词缓读成两个音节,吟诵起来音韵铿锵,节奏感强。毛公鼎的“率襄”,也非“怀柔或安抚”,应是“杀”的高音缓读。毛公鼎和逯盘都是宣王时器,反映出从宣王到百官都非常重视武力保卫政权的历史经验。该文从朱芳圃说,认为“方”是指事字,它的本义是刀柄,方与枋、柄为古今字。“併船”乃借义,其本字为“舫”。因四方形象形字口又表周围义和作为城邑的符号,所以又借“方”作“方圆”之方、“方

向”之方。𠂔为“旁”之初文，在“方”字基础上造的区别文，从冂，从方方亦声，是会意兼形声字，显示本义为方块之边旁。先有刀字，后有刃、亡、方等指事字，再后有旁字之初文，表明旁的形、音、义都是从方派生的。古文字中看到的方、𠂔通用，与古文献之“古文方旁通用”相同。甲骨文和金文又有不少在𠂔上增加声符“凡”的“𠂔(旁)”字，清楚反映了𠂔、旁二形的古今渊源关系。

秦汉金文，上接商周金文，数量多，内容丰富。自容庚先生编撰的《秦汉金文录》(1931年)和《金文续编》(1935年)两部专门著录秦汉金文的著作问世以来，几十年来又出土了不少秦汉的有铭铜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共有秦汉金文1400篇以上。学术界对商周金文研究较多，对秦汉金文研究较少，特别从语言文字的角度对秦汉金文的研究更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大量秦汉简帛文、石刻文、玺印文、陶文等资料的发现，为秦汉金文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依据。黄文杰《汉代金文考释(八则)》，就是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一些尚有疑问的汉代金文如、登、赛、武、鵠、朋、主、集等进行了考释。例如：《角王巨虚镜》铭文：“角王巨虚辟不详(祥)，仓龙白虎神而明，赤鸟玄武主阴阳，国_𠂔受福家富昌，长宜子孙乐未央。”其中的_𠂔字，《金文续编》释作_實，《秦汉金文汇编》、《汉代铜器铭文研究》和《汉代铜器铭文文字编》均未收此字。作者遍考甲骨文、春秋金文、《说文》小篆，以及简牍文字，认为此字以释“赛”为妥。可隶定作“_𠂔”，从冂，从珏，从贝。并且指出：“赛”指旧时举行祭祀活动以酬神。其释义的依据为：(1)《说文新附》：“赛，报也。”(2)楚简“赛祷”常连文，如《望山楚简》1.11号简：“赛祷先君。”《包山楚简》214号简：“赛祷文坪夜君。”(3)《史记·封禅书》：“冬赛祷祠。”唐司马贞索隐：“(塞)与赛同。赛，今报神福也。”(4)《论衡·辨祟》：“项羽攻襄安，襄安无噍类，未必不祷赛也。”因此，《角王巨虚镜》铭文“国_𠂔受福家富

昌”的“賽”字也是祭祀酬神之意,即赛祷。由此可见,该文每考释一字,皆以翔实的古文字资料和文献资料作佐证,论不虚发,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学风和审慎的科学态度。

(三)关于小篆和《说文》字形字义研究 清儒至民国以降,治《说文》者对“字从某声多有某义”迭有发明,然则形声多兼会意,其所谓“多”者,果如何也?何添《〈说文〉无声字多义小释》经过认真系联而得出这样的结论:若乎只就《说文》而论《说文》,以无声字为纲,系联所从得声者,凡得 1139 条。至复考之古文字,离析许君之误合者,其数实远出于此。且如沈兼士所言,“同声之字而所衍之义颇歧别者”,及“义本同源,衍为别派者”,亦仅见其例,然其闻其详。盖由同一声符所衍生之形声字,音既有殊异,义复出于多途,不为清理摧廓之功,而侈言声义相兼之理,亦犹指言终南有径,而未有登临也。因此该文由《说文》无声字所衍生之形声字群,举例说明无声字多义之道。这就使得对《说文》无声字多义研究具有较强的系统性。

张生汉《大徐本〈说文(言部)〉订误举例》指出,《说文解字》问世以来,即受到人们的重视,传钞流布,既广且远。但钞写翻刻之中,常被人有意无意地删改,以致讹夺倒衍之处每每可见。历史上对它进行整理者虽不乏其人,又往往因疏于字学而妄加改窜。宋徐铉校定本对唐李阳冰所造成的讹误有所订正,然凭私意增删改动者实不在少数。拿原本玉篇残卷等唐五代以前典籍中所引《说文》与今通行之大小徐本相校,便不难窥其一二。本文在汲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利用古代字书及经籍旧注中所引《说文》的材料与大徐本对照比勘,尝试着对其言部中的譱、謏、讷、譱、诒、譱、譱、譱、譱等十二个字的说解予以校订。

王贵元《〈说文〉释义新考》对《说文》中“獸”、“蒔”、“樽”、“替”等字的意义进行了研究,其中或对许慎的说解进行了阐发证

明,或对《说文》说解进行校勘,或提出了与许慎以及前贤不同的观点。例如:《说文·兽部》:“獸,守备者。从兽,从犬。”对于《说文》獸字释义,历代注家解释分歧,有说指畜兽的,有说指狩猎的。该文从出土楚简文献中查找出了大量材料,证明“守”乃獸字的(楚简从單从犬)常用义,从而证明《说文》原本为“獸,守备也”,同时也证明《说文》獸字释义是有文献依据的。

张儒《“与”、“牙”同字说》认为《说文》中“与”和“牙”是两个字。古文字中没有“与”字而有“與”字。铭文中“與”字所从之“与”,是牙字。战国楚简“與”字仍然从牙。古音與、牙声近可通。《郭店楚墓竹简》里的“牙”字,整理者释为“與”。与、與同声,牙借为與,就是牙借为与。所谓“与”字,原来就是“牙”字。

在《说文解字》的“糸”部里,有两个字形极为相似的字,许慎对这两个字的解释分别如下:“纸,絮一苦也,从糸氏声。”“紙,丝滓也,从糸氏声。”金岷彬《解读〈说文〉里的两个形近字——关于古代造纸术的讨论之一》认为在《说文解字》成书的时候,“纸”字指称的(麻纤维)絮渣,和“紙”字指称的“丝滓”都同时存在,因为性形和用途都不一样,所以有不同的称呼,也用不同的字来表示。它们是两个字形极为相近而音义却迥然不同的字,所指称的东西,也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该文还探讨了是先有“紙”字,还是先有“纸”字的问题,并将之与古代中国的造纸术是起源于蚕丝纺织技术,还是起源于麻纺织技术结合起来,认为从工艺技术去分析,先有“紙”字的可能性大一些。

李义海《〈说文〉霁霁字际关系考释》通过对甲骨文“妻”字的形体及甲骨文文例分析,并结合书面文献,发现“妻”之本义为劫掠,引申为抑止,身份名词“妻”在甲骨文中既表配偶义又指人牲,其得名在于捕取;进而通过音义的分析,指出《说文》中表雨止义的“霁”“霁”二字的字际关系,改正了朱骏声的有关结论。

吕永进《〈说文〉水名句读及“连篆读”的体例问题》在总结清代《说文》四大家和现代学者对《说文》水名句读存在的分歧的基础上,以现代地名学理论为指导,以古今水名相关文献材料为佐证,讨论《说文》水名句读分歧的成因,并进而对《说文》水名句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给出新的判断。然后,通过水名句读的讨论,结合各家对《说文》“连篆读”的研究成果,运用系统思维理论观察、评析“连篆读”的体例问题,得出个人见解。

徐前师《〈原本玉篇残卷〉校理〈说文〉例说》以《原本玉篇残卷》和今本《说文》校对,举例说明《原本玉篇残卷》在《说文》研究方面的价值:补《说文》夺误,正《说文》重文,考《说文》失收,订《说文》义项。

孔祥卿《〈说文〉小篆形声字形符声符位置的分布规律》,对《说文》所收录的形声字进行穷尽性的研究,把每个形声字形符和声符的位置分布进行了统计。认为小篆形声字以左右结构为常,在左右结构中,以左形右声为常,这是无标记的结构方式。这种结构方式的形成与人的认知和生活习惯有关。其它结构模式大都是由于形旁或声旁的形体特征,为了字形结构的匀称平衡作出的调整,因而都是有标记的。上下结构中居上位的字符往往具有相同的形体特征,与作形符还是声符无关;特殊结构也由形符或声符的形体特征决定;有些形符的位置分布与意义有关,有些形符的位置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说明形声字的形符仍然具有一定的象形性。

胡永鹏《潘奕隽〈说文解字通正〉研究》,介绍潘奕隽生平、《通正》版本、研究价值与研究概况,对全书内容进行梳理与分析,并作出一定评价,试图引起《说文》研究者重视而充分认识其学术价值,同时为相关的研究提供一些资料。

陈淑梅《从王筠释“六书”的局限谈结构—功能分析法——读

王筠《说文释例》指出,《说文解字》是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基石,“六书”则是传统汉字学的核心。《说文释例》四分之一的篇幅是发明“六书”条例的,其结论多为后人所引用。但是,王筠的“六书”研究有很大的局限,主要是以字义为标准分析字形结构,从而导致了把字形结构分析变成了冥思苦索的猜谜行为,并使他的“六书”分析条例纷繁复杂,缺乏客观标准,缺乏可操作性。究其原因,在于他没有把握“六书”的本质。“六书”不仅仅是结构的类型标准,而是“结构—功能分析法”,即以汉字部件功能的组合为标准,来分析汉字构形意图”,认为汉字是构件带有功能的组合,构件在构成上位的字时,能生成构意。构件在不同的组合形式中,产生的功能不同。每个构件都带着自己的功能参与构字,形成汉字的结构模式。用“结构—功能分析法”来理解“六书”分析汉字,才是抓住了“六书”的精髓,才能解释《说文解字》为我们提供的文字现象。

(四)关于简帛文字研究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于2006年1月刊行,其中《竞建内之》与《鲍叔牙与隰朋之谏》为首两篇。内容记载隰朋与鲍叔牙向齐桓公谏言过程。说明齐桓公遇到星变,隰朋与鲍叔牙以为要行先王之法,才能去祸;又直谏齐桓公用人不当,使百姓受难,有害公身,当大修政教,方能趋吉避凶。不少学者曾经对《竞建内之》与《鲍叔牙与隰朋之谏》的文字进行了说解,并将《竞建内之》与《鲍叔牙与隰朋之谏》并简为一篇。另外,学者也提出竹简内容可与《管子》、《吕氏春秋》对读,便于对文字的释读。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正确地释读《竞建内之》与《鲍叔牙与隰朋之谏》大有裨益。然而,虽然文字的考释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仍有几个未留心处。台湾高雄师范大学柯佩君《读〈竞建内之〉、〈鲍叔牙与隰朋之谏〉札记》,对被学者遗漏的几个文字进行了精心考释,同时还从简制、书体、内容连贯等方